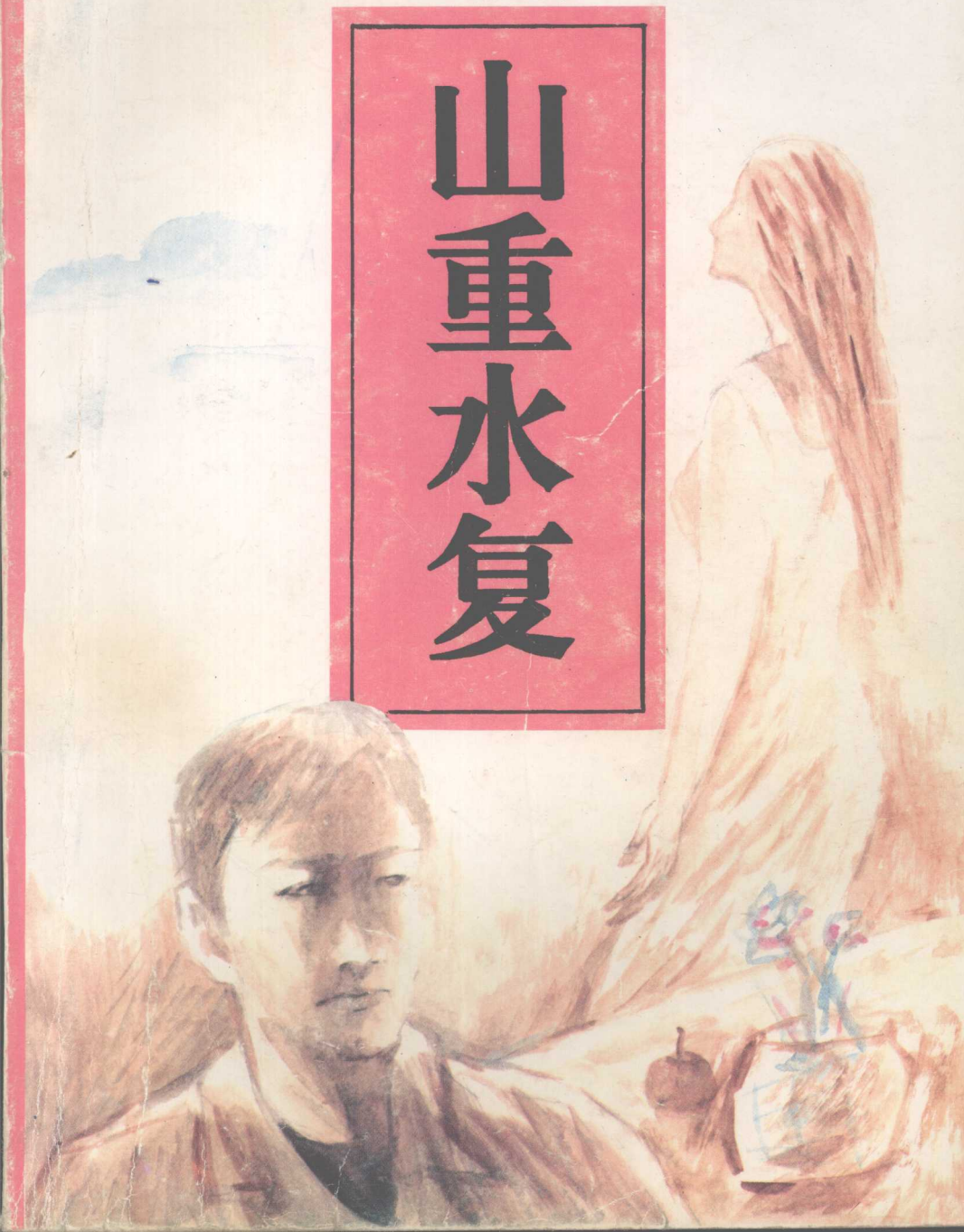


SHANCHONGSHUIFU

邓安/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山重水复



I247.5
3722

山重水复

邓安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山 重 水 复

邓 安 著

责任编辑 杨新平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沁阳师范学校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31 印张 240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—3000 册

ISBN7-5348-1082-7/I·490

定价 6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青年教师赵明，无故受到教务主任的猜疑、排挤和侮辱，被迫离开学校，流落颠沛，当他走投无路，深山种菜时，得到市长女儿的倾慕。在深山之中，他一曲二胡，一支洞箫，拨动了市长女儿的心，在她的帮助下，他重返都市，几番拼搏，施展才华，终于事业有成。教务主任等人也因风流之事和受贿而落得身败名裂。

本书通观社会，熔爱情、友情于一炉，既深刻鞭挞了社会腐败，又将人生苍桑恩恩怨怨，浮现读者面前。主人翁的遭遇大起大落，故事引人入胜，爱情遭遇更是情意绵绵，催人泪下，使人爱不释卷。

第一章

阴雨绵绵，斜洒大地，柏油大道上雨雾弥漫。刚六点钟，路灯已经点亮，然而大路上却像进入午夜一般，显得灰暗而又寂静，偶尔一两个行人，也夹着膀子，躲开扑面疾风，步履匆匆地往前赶。

大路上，一个约莫二十二、三岁的青年，手持一把小伞，沿着人行道水泥路面踽踽而行。他脸色白净、清秀，只是眉宇间隐隐显有闷意，像是有什么心事。他偶尔停住脚，昂起头，向远处朦胧的暮色望去，像是特意出来欣赏大都市迷茫雨色似的，斜斜细雨打湿了他的肩头，他也浑然不觉。

这青年叫赵明，是市一高的音乐教师。学校里放暑假已经一个多月，大多数教职员都已回家，一些在本市有家室的教员也都利用这难得的一年一度假期，携家带口外出旅游去了。只剩下两三个像赵明这样的单身汉留守学校。今天，他在屋里练了一会儿琴，吃饭去晚了一步，伙房里没了人，无奈只好冒雨上街吃饭。

赵明家在宜阳县城附近一个乡镇，父亲是个小学教员。赵明从小聪明好学，成绩优秀，父亲对他抱很大的希望。然而，在他刚进入十二岁那一年，父亲突然暴病离开人世，是母亲用自己替人拆洗被褥的微薄收入供他上学。清贫的生活，在他脑海中印象极深，也使

他暗暗下了决心，不能辜负死去父亲的期望，更不能让可怜的母亲失望，一定要出人头地，干出一番事业。

他自幼喜欢音乐，为了学好音乐，在中学时期就投拜全县最有名的音乐教师。他进步很快，中学毕业时已能熟练地弹奏贝多芬的交响曲了。

1980年，赵明考入北京艺术学院，他更加刻苦用功，力争将来当一名出色的音乐家。然而在他毕业的前一年，母亲突然染病，写来急信，召他回去。在一个秋风萧萧的早晨，赵明满怀忧愁地离开学校，他的好友黄伟赶来送行。那一天，清晨的寒风打得校路两旁的白兰花落了一地，两人的脸色也像落地的白兰一样惨白，赵明悲痛难抑，突然抱住朋友的肩头，一串泪水从脸上直滚下来。

他回家照顾母亲半年之久，母亲还是下世了。没有了经济来源，他再也无法上学，在家里呆了半年，无事可作。后来黄伟写信告诉他，已和在市教育局的叔叔黄文华说好可以替他安排工作。赵明来市里找到黄文华，才在这里当了一名音乐教师。

秋风瑟瑟，细雨淅沥，对面公署大院里传来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欢声笑语，使他蓦地想起自己死去的父母，心头一阵酸楚，几乎要流出泪来。但他一抬头看见学校辉煌的灯光，以及校舍里传来杂乱而又热烈的喧闹声时，心头不觉又飘过一丝畅意。

他推开红漆剥落的校门，正要走进去，忽听一旁传来抽泣声，他蓦地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几米外地方站着一个纤细的女孩子，正双手捂着脸哭泣，她上衣几乎湿透，单薄的身子瑟瑟发抖，身旁石头上放着一个不大的行李卷。赵明心头一愣，现在是掌灯时分，谁家女孩子还在这里啼哭？他上前几步问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啼哭？”

那女孩子听见有人，止住哭泣，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男子，

有些胆怯，低声说：“我……我是来上学的，可……学费丢了。”赵明一怔：“那就快回家呀？一个人在这里，那……那……”他本想说“那多危险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那女孩子抽泣着说：“我家离这里还远得很，再说我也不能回家，妈妈知道我把钱丢了，会生气的。”

赵明心里顿时明白，这女孩子家在农村，丢了钱，怕家里人责骂，不敢回家。又想：“学校也太大意了，怎能把一个举目无亲的学生关在门外？”说：“看你，衣服全湿透了，还是先到学校里再说吧。”

女孩子感到有了一线希望，可还是犹豫地望望校门：“我没了学费，还没有报到。”赵明安慰她说：“学费的事明天再说，你还是先住下吧。”

两人来到学校，赵明一时倒不知安排她到哪里合适，略一沉思，便先将她带回自己屋里来。灯光下，他打量着女孩子，这是一个瘦瘦的乡下姑娘，一张还透着孩子气的脸，大概是冷的，嘴唇乌紫，脸色苍白。

赵明从保温瓶里倒出热水说：“你先洗洗脸，今晚上权且一个人住一晚，明天再到集体宿舍去。我还没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女孩子答了一声：“我叫王玉玲。”赵明又说：“你也太胆大了，即不到学校来，那也该想办法回家呀？”那女孩子低头说：“我不能回家，妈妈东拼西凑，好不容易才借来了一百元钱，知道我把钱丢了，不知该有多么伤心？都怪我不好，一下车钱就没了。”说着眼圈一红，又要落下泪来。赵明忙安慰她：“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会有办法的。时间不早，你先休息，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。”

把那女孩子安顿好，赵明便走了出来，找别的教师搭铺去了。

第二天，他到报到处查找，果然找到王玉玲的名字，因为没交学费，连班次也没安排，就对报到处的老师说：“这个学生昨天坐车

把钱丢了，一时回不了家，先给她报上名，让她以后再补学费吧？”

报到处的老师摇头说道：“那怎么行？学校里可没这个先例，我怎敢作这个主。怎么，你认识她吗？”赵明摇头说：“不！我昨晚回来，看她在门外啼哭，就带她进来。乡下人供个学生不容易，你就破一次例吧？”

那老师脸上立显不悦之色，说：“学校的制度你又不是不知道？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，天下穷人多的很，你管得了吗？”

赵明脸色一红，暗想：“他定是怪我当好人，让他当了恶人，心里不高兴，我倒没想到这一点。”心下歉然，转身走出来。走到门口，忽然心下一动，不觉又转了回来。想了片刻，又对那老师说：“怪我考虑不周，这样吧，我不难为你，就从我下月工资里扣就是。”说着一把在桌子上写了张欠条，转身走了出来。

那老师看他果然自己拿钱出来，倒是一怔，随即明白过来，“嘿”冷笑了两声说：“也不知自己能挣几个钱？想入党也不该这样充好人啊！”赵明听他这么说，好不著恼，脚步一停，便想转过身和他争辩。转念又一想：这种人不明事理，又何必和他一般见识，竟自走去。

走出报到处，见校院里已聚集了不少学生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互叙一个多月的离别之情，赵明含笑和几个学生搭讪，倒冲淡了因报到带来的不愉之情。他从打来学校，工作之余，和几个爱好音乐的教员和学生组成了一个音乐辅导班，开学了，这沉寂了一个多月的辅导班也该恢复生气了。他舒心地呼出一口气，忽然想起放假前顾丽群把一本歌曲集借去了，现在开学了马上要用，便借步朝她屋子走来。

正要举手敲门，忽听屋里传出话声：“你让我好好想一想，这么一件大事，我……我……再说，我还没跟家里商量。”声音柔弱，正

是顾丽群的声音，又听一个男子的声音说，“回家一个多月，怎么还没商量？”这是教务主任李玉昆的声音。赵明心里一怔，想：“不知李主任和小顾谈什么大事情？还要和家里商量？只听顾丽群很为难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又怎么向我妈张口？”又听李玉昆说：“这有什么难开口的？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情？”听口气大有不满之意。赵明心想：“也不知他们谈的什么事情？李主任这般强人所难，未免有些霸道。”推门走了进去。

屋子里两人都是一惊。顾丽群从床边站起来，眼圈有些潮红，像是哭过的样子。她二十一、二岁，高挑、文静、皮肤细白、颇具南国少女风姿。是去年才从大学分配到这来的。她抬头向赵明望了一眼，又垂下头去，脸色极不自然。

赵明暗自后悔不该这么冒昧闯了进来，便含笑向李玉昆点头问候：“李主任，家里都好吧？”

李玉昆从鼻孔中“嗯！”了一声，脸色却极是不快。顾丽群给他拉过一张椅子，低声说：“你坐！”

李玉昆三十七、八岁，是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。校长年老多病，他集党政教于一身，是学校最有权威的人物。他生得黄脸小眼，体态稍显臃肿，但却很注重修饰，胡子总刮得干干净净，身上撒着香水。言传他和乡下妻子离异，赵明对他这一点殊无好感。但他这一次对自己入党问题颇为关心，赵明对这种知遇之恩倒是十分感激。看到李玉昆脸色不快，他便想赶快离开。转身对顾丽群说：“我来拿那本歌曲，这一开学我可要用了。”

顾丽群稍一迟疑，起身往抽斗里找出书来。赵明接了欲走，却听顾丽群低声说：“何必忙走？再坐坐罢！”提起茶壶斟了一杯热茶送到他面前，赵明看她神色，显然是盼他莫要离去，心里一时茫然不解，但她既给他斟了茶，他就不便立刻就走，只好又坐了下来。

李玉昆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赵明和他说话，三句中倒有两句懒得回答。赵明更觉尴尬，只好和顾丽群扯些闲话来。

忽见李玉昆猛立起身，冷冷地向赵明看了一眼，向着顾丽群说：“你好好想想吧，我可没有时间像人家那样有闲工夫陪你天南海北地聊天。”说完，又向赵明斜看一眼，目光中却似充满了妒恨之意。

赵明大吃一惊，他不知道自己那一句话伤着李主任，刚想起身解释，李玉昆却“啪！”地一声带上门，竟自而去。

赵明呆呆地站着发愣，又迷惑不解地回头去看顾丽群。只见她秀目低垂，眼中闪着晶莹的泪珠说：“他太欺侮人了！”语气中充满了委屈哀怨之情。

赵明摇摇头：“我可真闹糊涂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顾丽群说：“他……他逼我……”脸色忽地一红，说不下去了。

这时，忽听外面有人喊：“顾老师，赵老师在这里吗？”赵明一愣，忙应了一声：“在这里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只见一学生推门进来说：“赵老师，张老师让你到他屋里去。”赵明答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回头去看顾丽群，只见她已收泪，对他说：“你先去，我们以后再谈。”

走出顾丽群的屋子，赵明心头一阵茫然。他不知道李玉昆和顾丽群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李玉昆莫名其妙的妒恨目光却使他感到说不出的慌乱。来到张水清屋里，只见他正在整理东西，看样子也是刚回来不久。他喜孜孜地对赵明说：“你猜我带什么好消息给你？”赵明心神不定，只淡淡问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张水清拉他去桌子旁坐下来，说：“放假前我就该告诉你了，事情多了点，没顾上。你的入党问题局里批下来了！”他显得极是欢愉，赵明是他最要好的朋友，又是他介绍赵明入党的。

赵明陪着张水清干笑了几声，笑声中毫无欢悦之意。他心里乱

糟糟的，老想着李玉昆刚才妒恨的目光。

张水清并不注意他的不安情绪，仍是异常兴奋地说：“你总算也有这一天了，这也是你辛辛苦苦干出来的，这一年多来，你凡事都干在前头，学校里的墙报，黑板报几乎全是你干的，这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我是怕你性情倔，过不了李主任这一关，谁知这次李主任并没有留难，对你和顾丽群这两个培养对象格外关心。他是书记，由他出头，上面很快批下来了。”

赵明忽然问：“李主任他……他今天的态度呢？”

“今天也是这样啊！他早上还交待话来，让我下午带你们到局里参加宣誓仪式，明天就参加这一星期的组织生活会。”

赵明心头一松，轻轻嘘出一口气来。想：“是啊，李主任怎会恨我？他一定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说话生硬了点而已，我也太多心了。”

到了下午，张水清果然带两人到局里去。李玉昆送至校门口，虽然没有直接和赵明说话，但脸色和悦，已不是上午可比。赵明心里更是一宽。

第二天，学校里已归入正常教学秩序。赵明上完二节课，又主动更换两块黑板报，直忙到下午四点多，才去参加这一学期第一次组织生活会。

走进会议室，会已经开始。只见大会议桌前坐着十几个人，有人在发言，李玉昆坐在椅子上，微合双眼，似乎睡去了一般，张水清在作记录，他眉头微皱，脸色有些阴暗。看见赵明进来，只点点头说：“你坐下吧？”脸上毫无笑意。李玉昆却眼皮抬也没抬，赵明不安地想：“我来晚了，连张水清也不高兴了。”

那正在发言的人见赵明进来，不觉迟疑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我总觉得学校里不该开这个先例，再说是为了自己出风头，破坏了学

校制度，党性跑到那里去了？”

又一人接着说：“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侵袭到我们党的肌体来了。还是一个一般党员就如此，当了领导干部那还了得？”说着斜眼朝赵明瞪了两眼。赵明一怔，想：“怪啊！你发你的言，干吗朝我瞪眼睛？”

只见张水清眉头越皱越紧，开口说：“老王！都是自己同志，要认真帮助吗，何必扣大帽子？”又转向赵明说：“小赵！你也谈谈吧，谈谈自己的活思想。”赵明茫然不解地说：“我谈什么？我刚进来。”

刚才发言的那人冷冷笑了一声：“谈什么？谈谈你把那女学生领进学校，又替她去报名，是怎么想的？是一种什么样的虚荣心在作怪？当然，那女学生是无辜的，只谈你自己的事。”又有人补充说：“还有，报到处陈老师坚持原则，你就自己拿钱给那学生报到，打击了别人，抬高了自己，这是什么动机？给校方带来多少不良影响？也该好好认识认识。”

赵明突觉一股冷气从心底直升起来，他到现在才明白过来，他们说的那么多，却原来都是在说我。心里说：“这倒怪，我让那女孩子进校，难道这也是错吗？”当下忍着满腹委屈说：“我没什么想法，看她在外边哭，就把她带了进来。”

先头说话的那人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校方？由学校出头去做而要自己出风头呢？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吗？你和老陈吵嘴又为什么？”赵明说：“我没跟老陈吵嘴呀！我只说了这学生把钱丢了，先报上到，老陈没同意，我就打了张欠条。倒是老陈拉呱了我几句，我也没说什么。”

那人又说：“你当着众人面扫人家的面子，破坏学校的制度，这还算好？咱们是学校，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。”

张水清一言不发，心里却暗暗纳闷：赵明带那女孩子进校，全

是一片热心肠，就算他们持有异议，也总不该这种态度啊！抬头去看李玉昆，只见他仍是闭目养神，对这般冷言冷语充耳不闻。赵明却觉一股怒气直往上冲，忍不住抗声说：“就算她没钱，难道就该拒她于门外？深更半夜，可让她到那里安身？你们也是有家有小的，你们也想一想，要是换上你们自己的子女，你们还会这么说吗？”他义正严辞，态度凛然。张水清点点头，面露笑意，显是赞赏他这几句话说得颇有分量，也乘机说：“是啊！这一层我们倒没有想到，假如出了什么意外，学校可担当不起。”

那最初说话的人翻翻眼皮，嘴里嘀咕着：“会出什么意外，有咱们这位救苦救难的英雄，还会出什么意外？”语气中虽是嘲讽之味，但料想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，说完便闭起眼睛，不再说什么了。赵明还想再说什么，看见张水清连连向自己递眼色，便忍住不再说了。张水清将目光转向李玉昆：“李主任……？”

李玉昆脸上掠过一丝恼意，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，只到别人都住了嘴，他才阴冷冷地甩出句话：“大家都说完了？再没什么就散会。”

离开会议室，已是掌灯时分，校院里静悄悄的，偶然间风吹树稍，发出沙沙之声。赵明悄立校院，一时间心乱如麻，他扪心自问，带那女孩子进校并没有什么私念，怎么就引得他们几个人同时向我发难？李玉昆为什么又不说话，他又想起昨日在顾丽群屋子里他发的无名火，顾丽群为什么又泪意盈然？倒像是受了极大委屈一般。他虽为人精明，但不通世故，却怎么也难猜其中奥妙。

这时从会议室方向匆匆走来一人，是张水清。他向赵明轻轻推了一把，“走！咱们到屋里谈去。”

赵明心里憋着气，一句话也没说，随他走进屋子。

灯光下，只见张水清双眉紧皱，赵明急于想解心中疑团。看他

呆望窗外迟迟不语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就快告诉我吧。”

张水清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连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几个倒像是在底下商量过一般，连我也瞒过了。”停了一会儿又问：“小赵，你这两日可和李主任闹过什么别扭没有？”赵明回答说：“没有啊！你想想，这才两天，大家都初次见面。”张水清一脸迷茫之色，喃喃地说：“那又是为什么事情？这倒叫人难以索解了！”只听赵明又说：“我昨天上午在顾丽群屋里见到他，他的脸色就是这个样子，像是对我有莫大仇恨一般，我可一句伤着他的话也没说呀？”

张水清蓦地回过头来，看了他一眼，问：“你是在小顾屋里撞上他的吗？”赵明点点头，随把在门口听到两人对话及到屋里的情形说了一遍，他对这件事也是充满了疑团，倒盼张水清能瞧出其中蹊跷。

张水清默默点点头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就是了，原来是这样呀！”

赵明急道：“到底是怎样？你就快告诉我吧，我都快憋死了。”

张水清不答反问：“好！我来问你，你觉得小顾这人怎样？”赵明回答：“什么怎样？小顾是个好姑娘呀！”他茫然不解，不知道张水清在弄什么虚玄。

张水清又问：“你对她有意思吗？”

赵明一怔：“这人怎样是什么意思。”不觉脸上一红。顾丽群温雅又喜欢唱歌，确和自己十分合得来，但他自离开大学一来，潜心钻研音乐，力争在音乐上有所成就，于女色并不关注，和顾丽群最近交往多了一点，也不过是谈得来的同志而已。当下正色说：“我和小顾只是同志关系，我暂时还不想恋爱，对小顾更无此意。”

张水清微微一笑说：“你别误会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要和

小顾恋爱，那又怕着谁来？天大的事情还有我呢。”

赵明更是莫名其妙，不知他为何在这当口谈这档子事，暗想，我如不尽快表白心迹，他仍是不把真像告诉我，当下肃然说：“小顾样样都好，但她性情柔弱，遇事不能自立，不是我所求，我既便恋爱，也决计不会找她。”

张水清拉他坐下来：“你也不必这般认真，我告诉你罢，李主任看上了小顾，似你这般潇洒倜傥的青年常往小顾屋里跑，又怎能不引起他的疑心，他是认你为情敌了。”

赵明一愕，顷刻间恍然明白，他想起两人屋里的对话，顾丽群幽怨之情尽在脸上，定是她心中不愿又不敢说。暗想：“这李主任也太不像话，自己一个中年鳏夫，却去打一个年轻姑娘的主意。”他年轻气盛，想到李玉昆就为这件事处心集虑报复他，不觉一股怒气直往上冲。

张水清又说：“你心里明白就是了，反正你对小顾无意，以后少接触她就是。”赵明怒声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少接触她？我端的是他李玉昆的饭碗吗？我靠本事吃饭，为什么要看他的脸么行事？”张水清温颜相劝：“看！你这又是何苦，你只是一个预备党员，和他执气，他……”赵明霍地一下站起来：“他又怎样？他大不了卡住我，把我的党员再拿掉，我可不会奴颜媚骨地去恭维奉迎他！”

张水清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讪讪说：“谁又去恭维奉迎他了？大家相安无事不好吗？算了！算了！走吧，该吃饭了。”赵明说：“你先去，我等一会再去。”张水清走了出去。

赵明默默对着窗户发愣，他想着自己对李玉昆有求必应，早叫早到，晚叫晚到，从来没有半点违拗。有一次替他赶写总结，干了一通宵没睡觉，把两只眼睛熬得通红，现在却换来这样的报答，不觉心底一片冰凉，心里叹道：“没想到！没想到，他竟是这样的人。”

舞会直到十点多才告结束，李玉昆伴着顾丽群慢慢往学校走去，他的心还沉醉在热烈的舞厅气氛之中。今天人特别多，舞厅又特意邀请两名歌星来助兴。他格外兴奋，跳了一曲又一曲，美中不足的是顾丽群连连走错步子，闹得周围的人看了窃窃而笑。走过那两排枝叶篷大的法国梧桐时，他禁不住回过头来问：“小顾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？老是走错步子？”

顾丽群心神不定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记不清步子了。”

李玉昆审视着她的脸色说：“撒谎！这些都是走熟的老步子，又怎么会忘？我看你是心里有事；一晚上脸上没一个笑脸，是不是心里还在想着他？”

顾丽群刹时间感到说不出的慌乱，急声说：“不！不！我……我想他干什么？”

李玉昆“嘿嘿”冷笑两声：“我又没说出‘他’是谁，你何必急于否认，看来你还是心虚。”

顾丽群一怔，暗想：“是啊！我怎么就……”脸也随之一红，低头不语。事实上，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晚脑子里老是赶不掉赵明那张英俊、生气勃勃的面孔？刚才舞厅之中，一双双妙男貌女，相拥相依，偏自己伴随一个三十多岁、满脸阴气的肥胖男人。他早已厌烦和李玉昆接触，然而却又无法摆脱他。一时间呆望着远处出神，想：“如若是赵明这般陪伴着我，在舞厅，那怕就在这路上漫步，那该有多好啊！”

只听李玉昆的声音又在耳边说：“我也早知道你的心思了，那天开会，大家一说赵明的不是，你脸色便白得像纸一般，仿佛是说到你似的。哼！就算你一心想着他，却又怎知他怎么想？这种人朝三暮四，这边和你好，那边却又去打别人的主意。”

顾丽群心里砰然而动，她身在此境，本无意打探赵明的情况，

但恍然间听到自己心爱的人又去爱别人，又怎能不动心？她不敢在李玉昆面前露出半分关切的樣子，但却侧着头，两眼在他脸上转了两转，身不由己地向他身边靠近了一点，盼听下文。

只听李玉昆又说：“他带那女学生进校，又替她代交学费，送她饭票，真的安着什么好心？哼！他还不是看那女孩子长的好，打的坏主意。”

顾丽群听他如此说，反而放下心来。他知道赵明心地宽厚，仗义勇为，是一个难得的热心人。李玉昆说他什么存心不良，意于非礼，不过是妒而生恨，胡说八道而已。

灯光下，李玉昆忽然望住她如雪的肌肤，秀美的容光，禁不住心头一阵阵狂跳，恨不能立时就将她搂在怀里。他轻轻叫了声“丽群！”声音颤抖，一双手臂便忍不住向她肩头伸来。

顾丽群蓦地一惊，紧缩着身子，向外闪开。颤声说：“别……你别……”李玉昆两眼充满着急切的欲望，满脸乞求之色地又喊了一声：“丽群！”顾丽群又惊又怕，她忽然间退开两步，脸上露出坚毅之色：“你不能碰我……你说过给我时间考虑，这段时间你不能对我无礼。”

李玉昆看她惊惧之下面露怒色，当下便也不敢妄作非为，只得强压欲火，讪讪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决不会对你无理的，我只是……只是太爱你了。”说到最后一句，他贪婪的目光又从她轻盈柔软的身段扫过，说：“你到底怎么想？我这也不知是第几次求你了，好不容易等到暑假，结果你又没跟家里提，你叫我等到何年何月？要不干脆写封信给家里行不行？”

顾丽群心烦意乱地摇摇头，低声问：“你家里……？”

李玉昆赶紧回答：“我家里的情况不是早给你说过吗？我和原来的的是包办的婚姻。她愚昧、无知，从结婚第一天就没有半点感情，